

本土文本

琴湖书院(小说)

□陈中锋

3  
1944年，日本鬼子进犯琴湖。

那天,天色灰暗,有些阴冷,一小队日本兵闯进书院,明晃晃刺刀散发着杀气。复之正在潜心上课,讲到得意之处,有点自我陶醉,待学生骚动起来才发现情况。

闯进来的不速之客叽叽歪歪,呜哩喔啦,仔细听才知道他讲着半生不熟的中国话,大意是要找隐藏在校园的抗日分子。他边说边挥舞着军刀,露出恶神恶煞之相。现场气氛恐怖如漆黑之夜。

没想到复之迎上去叽里呱啦地讲了几句,那个领头的竟然对他恭谦起来,最后连连鞠躬,领着其余几个鬼子列队而去。

学生们不知道复之讲了什么,能让这队来者不善的鬼子没有盘问搜查就走了。

倒是那三个聘来的老师在细语呢喃,交头接耳了好一阵子,其中有一个还朝复之翘起大拇指,连连点头。

后来学生们议论纷纷,才回过神来,知道先生刚才那是讲的日语。其实复之只是向那个军官讲了这里是学校,他们上课,没有他们要找的人。也许是鬼子遇到了一个能讲纯正日语的人,他们认为这是一个“亲善”的学校,他们有军务匆匆而去。

鬼子走了,书院似乎又恢复了平静,但是不久,有几个学生和那个跷拇指的老师却不见了踪影。

复之也没大惊小怪,只是埋头教书。

日本鬼子在四五年秋分时节,悄悄撤了,据说,也没能跑多远,没到淮安就被新四军的老二团缴了械。

中央军很快涌进了苏中,琴湖周边就部署了一个师的兵力。

那个叫李铁汉的师长想把师部设在琴湖书院。

复之不允。关锁上大门,自己在门前站着。



绘图：瞿溢

然而几个大兵上前二话没说,就将他架到一边,打翻在地,一阵猛揍,砸开门就冲了进去。

复之伤得很重,挣扎几下没能爬起来。是几个大胆的学生将他抬回了夏宅。

复之伤得不轻,断了几根肋骨,在家里一躺就是半年,要不是梅兰精心护理,恐怕还需要较长时间的恢复。

其间,他聘用的那个跷大拇指年轻先生说是路过,实际是来专程看望过几次。两个人谈得很投机。

当年轻人亮出共产党的身份时,复之笑笑,似乎一点也不奇怪。说了一句,“你走对了路!”复之又说道,国民党中央军必败。

很快,那个李铁汉就被解放军打成了“李熊汉”,在解放军摧枯拉朽的冲锋中,他骑马逃命摔在河里被涌来的尸体给埋了。

果然,没过几个月,琴湖就迎来了晴朗的天空。跷大拇指的年轻人成了“马县长”,来找复之几回,想请他出山到县城当个参议,他笑笑,拒绝了。

复之一直在琴湖书院教书,过着简单的生活。人民政府将书

院改成“琴湖学校”,马县长任命他为学校的校长,他一口应允了。受聘那天,他让梅兰找出了早就不穿的西装,可是风光了一番。

琴湖学校改成了九年一贯制学校,小学到初中两轨建制。在配备师资时,他自己改教了初中的英文,真没想到他的英语也讲得很溜。

4  
1968年的秋天,夏复之校长被揪了出来!上面有人说他是叛徒、历史反革命,还有人说他是个里通外国的特务。对此,琴湖人都很震惊,又慨叹大家的革命警惕性不强,没能早点发现身边的坏人。

夏校长隐藏得很深,这么长时间也没被看出来。乡邻间又都在猜测,他是日本特务还是美国特务呢,不管是什么,他应该是个潜伏的坏人。

人民公社革命委员会先是他关了起来,让他老实交代,然后外调人员走马灯一般。折腾了好一阵,总算有了一个初步的结论:夏复之其实早年去上海读书,又辗转去了日本和西方留学,回到上海后在翻译局工作。但是,他严重的神经衰弱,几近崩溃,在治疗无效后,只得回乡休养。

复之被一关就是三四年,因为没人能证明复之的过去,所以他被

寻香博物馆(散文)

□强 雯

欣。”其文赋华丽,汪洋之赞,简直是要把世界上最好的溢美之词,都送给沉香。

香品,打开了人的感官,也打开了一轨精神通道,由此催生了与香有关的一系列艺术品诞生。香具,虽是香的辅助品,却开始演变成一种艺术。历代香具,如香炉、香筒、熏炉、香插、香盘、香盒、香夹、香铲、香囊等,都开始出现五花八门,眼花缭乱之势。

1987年,考古工作者在陕西省宝鸡市法门寺地宫,发现有香具九件。据地宫内《物帐碑》记载,唐肃宗奉佛的香炉3件,唐僖宗供养的“香囊两枚,重十五两三分”。这是唐代皇帝在宫廷使用熏香器的明证。

其中一对被界定为皇家一级文物的唐镏金人物画银香宝子,可管窥古代焚香艺术的精巧。这两件唐镏金人物画银香宝子,在形制、制法、纹饰上相同,即都是通高24.7厘米,口径13.2厘米、腹深11.4厘米、圈足径12.6厘米。锤击成型,花纹平璆模冲,纹饰镏金。有盖,直口,深腹,平底,圈足。盖钮为宝珠形,盖面隆起,分为四瓣,底部衬以缠枝蔓草。盖与身以子母口扣合,腹壁刻分为四个壶门。不同之处,在于两个香宝子的壶门中的人物画不同,一个是画有仙人对饮,金蛇吐珠和伯牙抚琴等人物画。另一个则画有郭巨埋儿,王祥卧冰,颜回问路。

法门寺唐代地宫的开掘是继半坡、秦兵马俑之后我国又一次重大考古新发现,里面所保存的大批文物不仅等级高,品种多,有的甚至完好如初,代表了唐文化的金字塔尖,被誉为世界第九大奇迹。在此基础上建立的法门寺地宫博物馆,陈列有一件“史上最大”香囊。这款被杨贵妃使用过的唐镏金双蛾团花纹纹银香囊,直径12.8厘米,重547克。通体镂空呈圆球形,上、下两半球的囊盖和囊身以铰链相接,以子母口相扣合。香囊内部铆接两个同心圆金属环和一个盛香料的钵状香盂,无论香囊怎样转,香盂始终保持水平,香都不会洒落出来。这也是存世的唐代香囊中最大的一个。

此外,熏香器唐镏金银龟盒,栩栩如生,让人过目难忘。

龟盒乃龟形香炉,通高13厘米,长28厘米,宽15厘米,重820.5克,可存放香木、香粉、香

饼。《衣物帐碑》中径直称其为“龟”,系唐僖宗所奉纳,其形制为一象形逼真的龟状,龟背为盖,龟背盖的子口与腹盒相扣,其眼鼻镂空,与颈腹腔相通。这尊镏金银龟盒出土时,腹内残留有黑色粉末渣,被推测为人藏地宫时可能熏过香。

唐代的皇家香具令人咂舌,到了宋代,香炉的设计则更多倾向文人化。案头宠物,小巧精致。有的为开敞式,上面不加盖子,有的有盖,宋人日用焚香,可见一斑。在宋墓及宋代文化地层中都出土有瓷质的香炉,其样式较多,有鬲式香炉、莲花香炉、球形香炉、夜式香炉、三足香炉等。

三峡博物馆馆藏了几款宋代香炉精品,比如一款宋代龙泉窑青瓷香炉,宽唇圆口,直颈,鼓腹,底置三矮足。器物内外有明显冰裂纹,透露出古意。腹部与三足对称处分别有三条凸起的棱线,称为“出筋”,施青绿色釉,三足底露胎。主体香炉形似痰盂,可能因年代久远,唇口有轻微的破损或泛黄。

龙泉窑是宋代重要的青釉瓷窑场,形成于北宋早期,南宋为龙泉窑发展时期,成功地烧成了粉青釉和梅子青釉,达到青釉史上的高峰。南宋时期龙泉窑在釉料的配方中进行创造性改革,将石灰釉改用石灰碱釉,从而打破了传统石灰釉一统天下的局面,这种釉在高温中黏度较大,流动性较小,釉层较厚,一件釉层较厚的瓷器,需要经过三四次的上釉,有的釉厚达到1.5毫米以上。

龙泉窑青釉瓷由于釉层较厚,难以透出釉下的刻划纹样,因此重于器物的造型设计,以此突出釉色之美。所以,腹部到足面呈现“出筋”,制造了形态美,也烘托梅子青釉的赏心悦滴之态。龙泉窑的青瓷,颜色细分为豆青、淡蓝、胎青灰、灰黄、炒米、蟹壳青等,其中以粉青和梅子青最具魅力,亦最为名贵。

而另一款北宋时期的青白瓷博山炉,显得温润简洁。青白瓷博山炉,由炉身和炉盖、托盘底座组成,炉盖镂雕有山峦,炉身刻有莲花花瓣,整体呈寿桃状。

宋代黄袍青釉鸳鸯钮三足带盖瓷熏炉,颇有心机。炉直口,宽折沿,直腹,平底。炉盖为覆钵形,子母口,平沿,钮为贴塑鸳鸯,张嘴朝上,为出烟口。盖沿刻划回纹一周。炉底承三兽形足,腹上刻三组折枝花卉纹。通体施青釉,青中泛黄,有细开片。造型设计巧妙,仿中

国越窑青瓷。

此外,元代青白瓷铁锈花双耳带座香炉,明代德化窑白瓷铺首香炉,则造型简约,十分含蓄。

除了陶瓷香炉外,三峡博物馆还收藏了一款玉制香炉——清代青玉兽面纹三足香炉,典雅、秀气,通体碧绿色,将玉石的温婉质地表达得十分妥帖。在其中放置盘香或线香,都十分合宜。

因为玉石的价值珍贵,以玉做玉炉顶,也成了一门艺术。玉炉顶,也就是香炉盖的顶子,严格来说是香炉盖上镶嵌的一种组状的玉雕器。

小巧,繁复,如大豆般大小,是几只仙鹤翘首顾盼祥云,祥云之中或有龙蛇舞动。这不是别的,是三峡博物馆馆藏的清代的一尊玉炉顶。犹如螺蛳壳里做道场,看似是香炉的配角,却因精巧抢眼,有喧宾夺主之色。怪不得博物馆单列一柜作为展示。玉炉顶在宋代已出现,元代流行,明初仍有使用,到清代已经很少了,这一款自然是物以稀为贵的佳品。

“镏金妃子小花囊,销耗胸前结旧香。”香囊的便携,使玩香走入更多平民之家。囊是两片合中间镂空,也有中空空缝口,但都必须有孔透气,用以散发香味,或防身健体,或传情达意。不过三峡博物馆里一款清代香囊也巧夺天工。面上绣有“大吉”二字,黄地缙丝葫芦形香袋,香囊长约十厘米,顶端有便于悬挂的丝绦,下端系有结出百结(百吉)的流苏,看似普通,针脚细密无缝,应是皇宫权贵人物的随身之品。

读书人,烧一炷香,在沉香的味道中,凝气聚神,或翻阅四书五经,博取功名,心无旁骛,或静坐默思,反思己行,都是一种修身养性之乐,有香炉,香薰为伴,则更增添一份雅趣。

若是香烧尽了,静静地看着香炉,对人生也无端生出更多的理解与豁达。

黄庭坚对焚香难掩其爱,诗有“感格鬼神,清静身心……静中成友,忙里偷闲”。今天,香与香具的故事,依然在延续,生活快速向前奔腾,慢下来,燃一支香,玩赏一方香炉,或成为一种奢侈。但若偶尔给自己一点空间和时间,焚香安心,烟雾缭绕中,追忆传统生活的美感,不啻为幸福。

一炷香很短,二十几分钟成灰烬;一份香也很长,陪伴三千多年的华夏文明,有无穷之氤氲。

民间写真

妻子从武汉归来

□夏俊山

1月17日,妻子从武汉回来了,乘坐的是D3154动车。

分别半年再相见,想说的话还是很多的。不料妻子说,我们还是“隔离”为好,你睡妈的房间吧。

家里三个房间,中等的是留给儿子的,最大的一间,放了两张床,是母亲的卧室。空床是备用的。现在,母亲没有什么不适,不需要我陪伴,为何要我睡备用的床?妻子解释道:“你知道武汉出现了新型肺炎吧?还是自觉隔离为好。”

武汉的疫情我是知道的。可武汉离海安远着呢,也没听说武汉搞“隔离”,更不要说海安了,现在并没有什么动静,我们有必要这么“敏感”吗?但妻子坚持说,疫情的发展无法预料,我们必须自我隔离。

不料妻子一语成讖。1月23日,武汉封城。我开始后怕了:1月18日上午,海安市政协的会务安排是“视察市经济建设、社会事业重点工程”,我应该乘坐八号车,该车38人。下午界别小组会议。我属“文艺组”,在1210会议室,共19人。其间,市委书记等领导前来看望大家。1月19日,市政协第二次大会闭幕会。更要命的是,触摸能造成传染,我假如感染了冠状病毒,行政大楼的电梯被我按了,那些按钮,在行政大楼上班的人都可能接着按——老婆大人,你太英明了!感谢你的提醒,我放弃了“视察”,闭幕会也没参加。而那次“界别小组会”,我压根没按电梯,进了会议室,我默坐一角,只听不说,免得有飞沫……

转眼是1月28日,形势变得严峻起来:下午,市里召开会议,专题研究部署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隔离病房里较量(组诗)

□钱雪冰

(一)  
较量一直在进行  
但此刻 第一回合败阵的我  
坐在窗前晒太阳  
隔一层玻璃  
往日胆怯的那只鸟  
高声挑战 我往日的权威  
(二)  
在睡眠与清醒之间  
我没有选择权  
我不得已承受的  
睡眠与清醒  
与太阳无关 与月亮无关  
(三)  
我想站起来一会  
身体的触须拼了命  
往床的土地里钻  
你听到的是我的呻吟  
我听到的是我的呐喊  
(四)  
盼望天快点黑  
盼望灯点不亮  
这样 我就有充足的理由  
告诉想念我的朋友  
我去另外一个世界出差  
还没返程  
(五)  
寂静比我身上盖的被子  
厚多了  
压得我喘不过气来  
我大睁着的两颗眼珠  
像摔入井底的两枚石子  
惊慌 恐惧 绝望  
继而安于现状 享受现状  
(六)  
一条在岸上行走的鱼  
没想到  
去菜场旅游  
需要用身体支付团费  
(七)  
我愿意代替另一个我  
忍受肉体的病痛  
前提是 另一个我  
愿意把我的灵魂  
始终高高举过头顶  
(八)  
掌心可熨热时光  
却感到冷  
蜷缩成婴儿模样  
才想起母亲的烘房  
业已坍塌多年  
(九)  
骨缝间有阳光  
在拔节  
那是勇士在积蓄力量  
那是勇士在等待  
体内体外的援兵

部署完毕  
一并发力 推翻  
新冠病毒这个小朝廷  
(十)  
心里有痕 口中无味  
心里的痕  
苦于找不到出口  
作一回小小的恶  
口中淡出的那只鸟  
面对无数出路 哪儿也不去  
固执地等待 即将出现的  
新伙伴  
(十一)  
把伤口撕裂得再敞开些  
那匹即将分娩的马  
睁开眼  
就有足够辽阔的土地  
供其驰骋  
(十二)  
一盏灯熄灭了  
另一盏灯终将亮起  
在两盏灯交换场地的  
休息时间  
夜才是黑的 疼才有点可怕  
(十三)  
昨天的堡垒  
今天已成废墟  
把废墟当作堡垒坚守的那个人  
深信 每一块瓦砾  
都可以熬出一锅  
良药  
(十四)  
如果说有罪 每个毛孔  
都被被判刑  
每个毛孔的每一声呼吸  
作为物证 将走上法庭  
指认幕后主宰  
那个坐在原告席上的我  
(十五)  
我只是后退了一小步  
或者只是前行途中  
稍稍停顿了一下  
有双眼睛不仅看出来了  
还发现我竟然有些踉跄  
这双眼睛觉得机会来了  
这双眼睛迫不及待跳上舞台  
一脚将我踢进观众席  
这双眼睛有个令人生厌的名字  
新冠病毒  
(十六)  
我想做一回贼  
去上家开开的药店  
偷一味药  
强行灌进梦的嘴巴  
让我的梦和我一起  
平静地迎接  
下一个没有月光的黎明